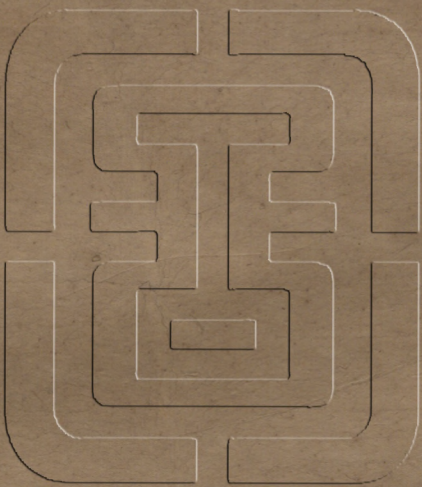




1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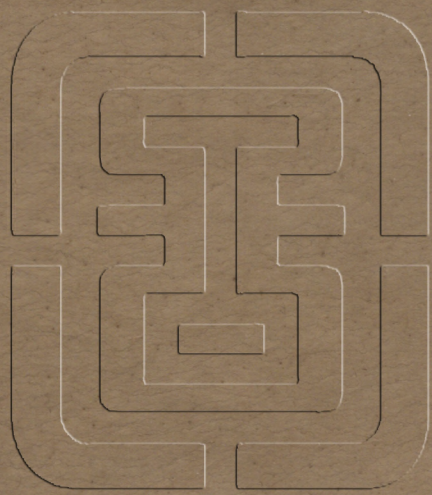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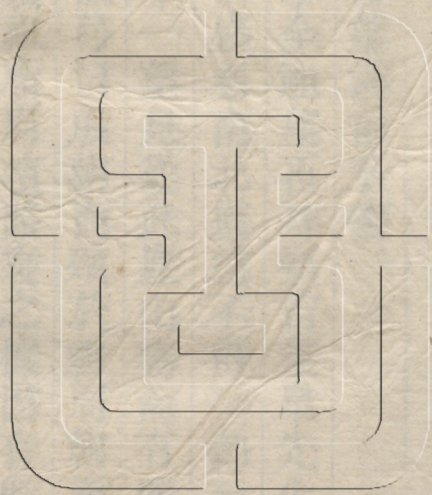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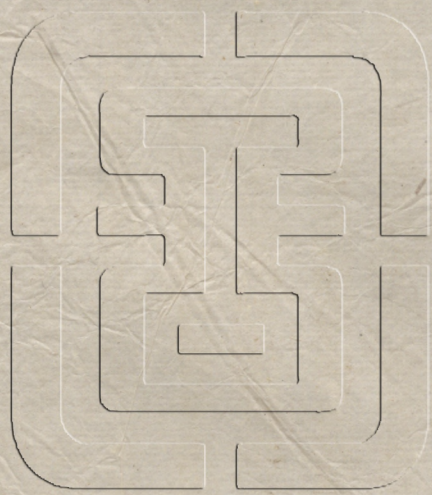
結 埼 亭 集
二 九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

奉方望溪前輩書

甬東後學全祖望再拜頓首靈臯先生前輩足下束髮以來仰慕盛名南北道遠不得一御元禮茲來京師峨嶺天半幸一望見從此塵山霧海有所指歸幸先生其弗棄按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疏家引以爲殷殯祖廟周殯路寢之據因有殷尚質故於廟周尚文故於寢之說言之確鑿但攷之左氏僖八年與襄

四年皆有不殯於廟之語而皆以爲降禮則苟非貶黜似未有不殯於廟者杜元凱孔仲達曰所謂不殯廟者非果殯在廟也臨葬時必以殯宮朝廟今貶黜者禮宜從殺不復行朝廟禮耳夫以周禮論則朝之與殯截然兩大節目而乃以不殯廟爲不朝廟似未可信攷鄭康成志答趙商一條亦嘗及此然疑竇終不解載攷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成廟將遷之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至於廟祝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有司以次出廟門至於新廟夫所謂至於廟出廟門者所殯之廟也所謂新廟者所祔之廟

也更與左氏相爲證合於是近世有謂三代殯宮皆在祖廟蓋廟中之堂乃先祖出享帝時栖神之所死者之柩難以直據其所故不得已而降在庭階之間若夫路寢則直殯中堂何嫌何疑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生時負牖死乃降之偃仄之區顯背禮文其爲儀禮之訛無疑然愚仍有所未信者殷禮無徵姑且置之弗論若周禮則方大斂時絞衾衾雖已畢具然尸尚在牀也迨舉尸而下於棺舉棺而載諸輜載則周之屋則塗之是曰殯禮今日殯當在廟則廟在寢東非咫尺所可到此纍然之尸何物舉之而至廟耶而且所殯之廟其始祖

之廟耶其皇考之廟耶其所祔之廟耶夫倚廬聖室以
衛殯宮殯而在廟則居喪之制所有七月五月之期皆
將在廟中耶何以絕無明證也已乃思曰嘻左氏所謂
廟卽儀禮所謂寢也以人道則曰寢親言之也以神道
則曰廟尊言之也考尚書顧命篇諸侯出廟門俟傳曰
廟門者路寢門殯之所處故曰廟也蔡傳喪大記甸人
所徹廟之西北扉疏曰謂正寢爲廟神之也喪服小記
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也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
之疏曰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士虞禮側
享於廟門外之右東面注曰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雜記至於廟門注曰廟所殯宮然則廟卽寢也儀禮左
傳之言異而同也是以明堂九室其中亦曰太廟夫明
堂天子所居何以忽與都宮一例竝稱及見陳用之曰
以其秋冬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然
則又何異於殯宮總之夏后氏之阼階殷之兩楹周之
西階皆於正寢卽殷人所謂朝而殯於祖者亦謂於下
棺後便以柩朝廟而殯於廟中周則直至葬時始有朝
廟一節是其禮之所以不同非謂殷之殯廟如下殤之
昇尸而就殮也若左傳晉文公薨而次日卽殯曲沃檀
弓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則皆末世變禮晉以兵革之

事務急葬以臨戎亦自知其非禮故諱其名而曰殯若
孔子則以不知父墓出萬不得已之舉是所謂殯者
直如後世權厝之禮在三月以後者但以未能純乎葬
禮而謂之殯是則別是一例先生以爲何如

奉望谿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閣下喪禮或問議論之精醇文筆之雅健直駕西漢石
渠諸公之上此經學中所僅有也獨有一節尚不能無
請者禮記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弟能主也使其子
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自方性夫以來固嘗疑其謬
閣下直以爲野人之語則愚恐其猶別有說也天子諸

侯之所重者統則嗣其統者始主其喪大夫之所重者
宗則嗣其宗者始主其喪且夫大夫之死其君自聞赴
以至大殮凡三臨之庀喪具者既有家衆而君又遣大
宗人小宗人卜人以相其事故謂大夫之子主喪者卽
以大夫之服服之雖其說未必可信而要其所行則爲
大夫之家之禮夫大夫之長子寧能保其他日之不爲
士而要不能不以大夫之家之禮行之蓋國必大夫而
後有宗有宗則其子之賢者固有嗣爲大夫之勢卽不
賢者亦尚可邀世祿以長其宗此宗法之所以重而主
其宗者與俱重焉當其時臨之者君相之者國之大臣

趨走之者家衆使主喪者不以大夫之禮將事則褻其君而自夷於微者之列以替其宗而其行之也則已隱然示以傳家之重而望之以象賢故其父弗能主也論者競以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則衰裳不當有貴賤之殊愚以爲衰裳之分其升數固未必然而要其大夫之家之喪則自有大夫之禮不必以升數一節泥之也請以近世之禮言之宗法則已廢矣然位至開府以上者其死也天子或爲之賜祭葬贈官贈諡則其以謝表上者必其子也無子則其爲後之子也其父雖在不預也惟其父亦位開府者則得自爲陳謝非常例也蓋後世之

宗法雖亡而有賡襲之例是猶古者世官世祿之遺故其父雖能以子貴而禮不自達於君其又何疑於古大夫之禮然則大夫喪禮所以別於士者其大綱正在此是故士不得祔於大夫而大夫得祔於士不以己之貴陵其親也先王所以申人子之情也大夫之適子以大夫之禮主喪而其父不得預不以己之私褻其君也先王所以重宗子之寄也此其禮原竝行而不悖諸家乃謂如此則舜果可以臣瞽夫使舜不幸先瞽而死則其喪固當商均主之無預於瞽而非臣父之謂也構昧之見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昨見所駁日知錄諸條目皆中寧人先生之失至於所引朱子議寧宗承重一節則愚竊以為無可非者而執事過有疑於鄭志之說執事謂父在而服斬是死其父也夫天子諸侯之孝原與士大夫不同故有適子者無適孫而或不幸而適子有不能承襲者如廢疾不任事則國統所在不得不傳之子統之所在服即在焉使以父在而服斬為死其父則先當以父在而承統為篡其父寧宗之受禪也固以光宗不能執三年之喪故也當日假退閒之御筆以行之奉憲聖之明旨以定之告於九廟合

於四方者則首以三年之喪屬之寧宗雖其後光宗康復自行重服於宮中此亦當然之禮然不過一人之私而非可以當為後之責也而謂寧宗得籍口於此而除服則此後大祥之祭光宗既不能出而主其事而寧宗之服又除居然以吉禮行之是以已承之重而欲棄之以已傳之重而欲遺之其可謂之禮歟蓋以父不能執三年之喪而子代之是正為子者不喪七鬯之義也使以死其父為嫌則反絕其祖矣夫絕其祖則真死其父矣況是說亦非鄭志勉言之也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則天子諸侯絕期矣彼天子諸侯明明有父在而傳統

者則父在而服斬可知也使如胡紘之言則中庸亦誤也故鄭志答趙商但舉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答之而其義已了然朱子當時亦失記中庸之文遂直以為康成之所斷耳嘗謂慶元大臣於此事行之未為盡善蓋當受禪時原應援禮文廢疾承重一條載入詔中然吾讀水心擬詔有曰病無膏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則已明及之而趙忠定公以言之過直芟而不用至使後此之盈廷聚訟則所謂自取紛爭者也執事之意固主於厚然寧人先生所據禮也故敢為執事陳之

答施瞻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釐為十二辰與大地十二野配六合儀中用十二宮者本此其又以一宮分二向者再細判之應二十四氣也特是支祇十二求所以足二十四向者不可得乃取干以配之十干之中又舍戊己不用而取坤艮巽乾補成其位干有十而用八卦有八而用四幹旋補經學者疑之不知此淮南子法也古者呼二十四氣為二十四時鴻烈解天文訓所謂日行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是也其序以斗指子則冬至每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立春指寅則雨水

指甲則驚蟄指卯則春分指乙則清明指辰則穀雨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芒種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距夏至四十六日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躡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冬指亥則小雪指壬則大雪復指子則陰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冬至孝經緯引周天七衡六開之文同此是則淮南之法先定四正以爲分至謂之二繩次定四維以爲啓閉然後以壬癸夾子丙

丁夾午甲乙夾卯庚辛夾酉爲四正輔若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恰當四維前後之位謂之四鉤其布置本自井井所以虛戊己者戊己居中不得麗於旁也後世因報德常羊之文奇零不整見其方爲坤艮巽乾之卦遂以代之不知者妄詆其於子不備於卦不全豈知四卦卽四維夫固遠有端緒者乎日知錄曰漢徐岳術數紀遺三不能比兩乃云指閏與四維注三不能比兩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於四維指閏周公所造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據此則又算法所用者

答施瞻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瞻山都講座右仲夏中接下問數條俗務周章蹉跎未
應旋以內子大病廢紙筆者匝月架上牙籤案頭筠管
無不塵封昨晚秋風驟至有片紙從硯匣閒飛出起拾
視之則都講來諭也秉燭草便紙奉答皇恐死罪按國
策鐘聲不比乎左高高誘鮑彪無注即資治通鑑中亦
載其語而胡身之不置片詞近見坊間綱鑑俗本有妄
作注語者皆不足據攷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
鐘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具一鐘天子
宮懸黃鐘在南蕤賓在北其餘分列東西天子將出則

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注謂黃
鐘在陽西五鐘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王深寧曰
以周官合之王宮懸四面諸侯軒懸三面然則諸侯特
南面不懸鐘而左右之鐘其制無別春秋傳云歌鐘二
肆則十二鐘皆全也凡樂先秦鐘以均諸樂右五鐘謂
林鐘至應鐘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
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懾下則剛而不亢其居左而
欲下者猶宮為君而其音濁也其居右而欲高者猶商
為臣而其音清也左鐘當下而高是以不和其說見通
鑑答問至所述丁氏啓蒙注謂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行

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是爲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似以未達爲問此不過以天五地五之數乘之其實言奇言偶舉體舉用俱屬支離附會不能於實用有所發明所謂九位各有奇者謂第一位至第九位無成兩者各有奇也所謂五位各有偶者謂第五位至第九位得十者五各有偶也專舉其五位之偶則得五十專舉其九位之奇則

得四十有九正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偶合故丁氏言之然要不必深信者久不晤賢昆季近日著謬多否徐伯魯詞體明辨容異日檢奉頓首頓首

答李暉陽問開方法帖子

暉陽先生足下接札以井田開方法爲問因及禮記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諸語此卽所謂開方法也而自鄭康成以後鮮有洞然言之者以故宋儒多誤解其載在衛氏禮記集說陳氏禮書都不了了遂致孟子班爵祿一章人人以爲易曉而一叩之便茫然嗚呼學殖荒落以童而習之之四書尚多

盲瞽而方且晏然不自知悲夫弟今年在東錢湖中聽一老生講孟子因以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節為問曰此言畿內班祿之制也予曰然然則天子六卿各受一百里已去王圻大半其外尚有夫夫元士中士下士不下數百裂天子之疆不足以供諸臣奈何旁有一生茫然起曰此固別有一例圻內之地原不足以供諸臣但內諸侯雖名曰受地而實不過分給以祿視侯者受侯之祿視伯子男者受伯子男之祿千里而外侯國有祿餘山澤有賦稅閒田有粟米合數者以當諸臣之祿則足矣予曰然則是受祿非受地也何以注曰王圻之內

亦制都鄙受地耶夫是說本俗下講章而免園學究奉為的詁然為此說者并禮記未看一過其人曰何謂也予曰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夫畿內千里何所容此眾建不知此開方法也大抵方千里者得百萬里方百里者得一萬里方七十里者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得二千五百里此在近世西河毛氏言之最悉請詳述之其說曰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祇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即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

十里卽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祇十里耳至橫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橫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毛氏之說止此若方千里則當以千倍法乘之蓋前所云方百里者已得萬里今又十其萬而縱行之則十萬里且又十其十萬而橫行之則百萬里此最易曉者然則方七十里以七十倍法乘之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以五十倍法乘之得二千五百里皆一例也夫誠解開方之法則圻內地地方千里除王制所云九十三國外祇

封得三十五萬四百里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以爲祿士閒田寧患受地有不足乎宋儒競言開方法然謂方百里者得千里方千里者得萬里則固未能合矣蓋不知方十里已得百里積方十里者百而得百里則已萬里方百里已得萬里積方百里者百而得千里則已百萬里宋儒祇以死數乘之宜其誤也足下讀書冥搜細會不肯毫髮放過經史諸學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日爲斯文羽翼洵吾道之幸也頓首敬復不備

荅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某頓首承示月令疑義以律呂星野配合之故似不可

解此無不可解也總之十二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序自子順行而終於亥十二辰以星紀亥枹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尾鶉火鶉鳥壽星大火析木爲序自丑逆行而終於寅順行者天行之次舍也逆行者日月所會之躔垣也蓋天行左旋日月雖麗天以行而一疾一縮似若有左旋右轉之分者所以斗杓建子則日月會於星紀建丑則會於亥枹建寅則會於娵訾建卯則會於降婁建辰則會於大梁建巳則會於實沈建午則會於鶉尾建未則會於鶉火建申則會於鶉鳥建酉則會於壽星建戌

則會於大火建亥則會於析木周禮太師職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注曰陽聲據左旋也陰聲據右轉也但此非僅斗建日辰配合之序乃周禮樂制中一大節目周禮祀天神則奏黃鐘而歌大呂卽所謂子與丑合也祀地祇則奏大簇而歌應鐘卽所謂寅與亥合也祀四望則奏姑洗而歌南呂卽所謂辰與酉合也祀山川則奏蕤賓而歌林鐘卽所謂午與未合也享先妣則奏夷則而歌小呂卽所謂巳與申合也享先祖則奏無射而歌夾鐘卽所謂卯與戌合

也是以揚子雲太玄經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
王作樂其必有以合之正指此說又嘗以三代正朔之
說攷之則又三統中一大節目憶初執經時嘗與同學
論三統之旨謂周正符於天道夏正便於農功惟殷之
地統甚屬無謂及讀楊龜山與胡康侯書曰周據天統
以時言也夏據人統以事言也殷據地統以辰言也乃
恍然曰有是哉三統之義無不備也夫殷易坤乾原宗
大呂而分野亦肇於星紀其義正無不相合者今五行
家有衝合之說大抵皆從律歷中來蓋陰歷始大呂終
應鐘而相生之次乃以未酉亥居丑卯巳之位者用其

衝也若合則卽左旋右轉之說也鄭康成月令注謂天
子躬耕當用亥辰皇甫侃曰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
故耕用亥也南齊史何禔之孟春擇元辰祀先農議亦
引鄭注十二辰爲六合之說請用亥日則其來久矣倘
以納辰言之則其循子寅辰午申戌之序者卽陽聲之
左旋其循丑亥酉未巳卯之序者卽陰聲之右轉六十
甲子皆以此遞傳之者也惟坤所納辰用變例耳若六
壬以亥登明爲正月將戌元魁爲二月將所謂過宮合
神者亦卽律呂星野配合之例今試以俗閒歷本習用
者明之則歷中所謂建寅建卯者卽斗建也所謂太陽

到某宮者卽日辰也敬復函丈率勒不暨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虢封國書

舊聞先生著春秋地名攷以衣食奔走未及就函丈得一快讀近傳此書不戒於火爲之悵惋屢日少時就父師受春秋學亦頗留心地理乃以杜何范韋合之班馬桑鄴之籍古今變遷彼此同異迄難臆決姑據兩節言之燕之封國其都在薊故漢書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小司馬曰北燕卽今幽州薊縣是也范逸齋詩補傳謂薊之改名爲燕猶唐之改名爲晉荆之改名爲楚但小戴禮樂記則謂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周本紀及

水經注又謂封帝堯之後於薊是薊與燕屬兩國張守節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薊則因薊邱爲名後燕并薊乃徙居之胡邦衡則云武王所封之薊不久滅絕成王因以召公紹封顧亭林主其說愚攷無終卽山戎也左傳襄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漢書右北平有無終縣係古無終子國燕之始封不得在此胡氏所謂帝堯之後隨卽滅絕者亦無明據特想當然之詞爲調人計者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是薊與燕是一國朱竹垞主其說遂謂禮記所指卽召公史記之稱帝堯後者因堯亦黃帝裔之故愚攷穀梁傳曰

燕周之分子帝王世紀直以召公爲文王子雖未可信而要與周同族無疑況史記明云后稷別姓姬則是后稷之姬不得混於黃帝之姬也總之薊自薊燕自燕小司馬以燕爲薊縣固誤張守節以燕爲無終縣亦不確然則召公始封究在何地乎又文王有弟號仲封於西號在今河北弘農公羊子所謂郭左氏之上陽下陽是也號叔封於東號在今河南滎陽左氏所稱虎牢又稱爲制鄭桓公寄帑而卒并之者也西號亡於周惠王二十二年東號則平王元年已爲新鄭乃史記莊王二十二年爲秦武公十一年秦本紀書是年滅小號班固亦

以西號稱之注家以爲在寶雞東名桃號村按小號之名不見於三傳然與西號絕不相蒙何以二號之外復有一號豈亦如邾之外別有小邾而非其支係歟抑卽號仲之庶子封於寶雞而爲附庸者歟凡此皆經與史參錯而不能相通先生書中必嘗討論敬以質之講座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執事所論春秋桓六年子同生一節愚向不敢以此說爲然謂聖人書此以別呂嬴黃芊之疑固本於穀梁子之說但桓公謂同爲齊侯之子特一時之憤詞耳文姜歸齊時莊公之生十三年矣其非齊侯之子誰不知之

而謂有待於國史之暴白其亦過矣況左氏於是節原自有明文也然諸家所以喜從穀梁之說者則以猗嗟之詩小序首爲附會夫作史者魯人既懼人以莊公非其君之子而書之史以辨之作詩者齊人又懼人以莊公果其君之子而亟以詩正其甥之名是何齊魯之人皆漫然不攷其事實欲盡其醜而反以誣之不知是詩之作蓋在莊公親迎之時莊公能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而禽之而萬亦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則莊公之材武原其實跡在齊人口中不過夸其女壻之詞如今世俗之壻至婦家親黨里巷爭夸其才貌以爲榮而意中未

嘗不諷其忘父之死結婚讐人之國豈真能禦亂者乎是詩人之言所謂絞而婉者也且六經中所云甥多指壻言其以姊妹之子爲甥僅見於左傳莊公六年鄧祈侯稱楚子爲甥其餘不槩見故愚嘗謂小序原多不可信者此詩可類推也春秋統紀謂是詩當作於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於禚之時且曰末語蓋以微文諷之孰謂莊公非齊侯之甥者則第見詩中有四矢射侯之文而不知甥之當爲壻也詩序之誤旣明則穀梁傳失所證矣執事其更賜所以教之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康誥三篇確然為武王封康叔之書此本不易之論西
顛謂管蔡以殷畔幸而復平當時何事更有大於此者
而更無一語及之其為武王之誥明矣祇此數語已足
折書序及左史兩家之角顧疑殷地既屬武庚恐不得
復封衛則不然鄭康成詩譜謂自殷都以北謂之邶南
謂之鄘東謂之衛或曰邶在殷都之西王肅云是三國者
原環殷都而裂之殷都固無恙也殷都無恙則武庚之
位置裕如不必致疑於康叔之難以竝栖也武庚既降
為列侯豈得尚擁其畿內之故封則自殷都以外裂以
分封者理也當時三監祇在殷都監武庚其於邶鄘衛

本無預也後人不知於是漢志謂邶為武庚所監之國
鄘為管叔衛為蔡叔則既遺一霍叔矣且管蔡各有所
封管非鄘蔡非衛也不應以所監為所封也抑豈有三
監同監殷而忽與所監之人分地而同列為監者斯在
孔疏詰之已悉帝王世紀知其謬乃稍遷就其說謂衛
為管叔鄘為蔡叔而以邶屬之霍則豈有三監以王命
同監殷乃反監隣近之三國而不居殷者將謂三國皆
殷所屬則既別成為國而猶屬殷非附庸耶附庸奚足
監焉陳止齋謂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蔡叔河
北此其說更無據果爾將不特監殷矣然即如其所言

則於康叔之國要風馬牛不相及也然則邶鄘衛之於遺殷毫無所礙康叔之封其在武王時亦無礙也倘謂篇中有明大命於妹邦之文妹邦乃紂都是必得殷餘民以後之證則三國本殷畿固得統以妹邦稱之矣倘謂篇中多言慎刑而康叔爲司寇在成王時是必爲司寇以後之證則卽據史記其爲司寇總在作誥之後此皆近人之強詞不足難者書序本不出於孔子而是案則左史兩家皆同故後人多從之然史記三王世家康叔爵命之時未及成人後捍祿父之難則固自背其說矣敢因足下所示而申其說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草廬於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頤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攷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攷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於易自云累脫稿始就而猶有未盡於是外翼之作又攷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則是書之卷第也自崑山葉文

莊公棗竹堂目錄有此書其後流傳頗少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於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於諸家之所援據耶草廬之易愚所不喜其大畧見予所作纂言跋語至於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轉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為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為出自義文之手而不知其為陳邵之學故也而衍狀謂草廬於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

其類例以求之者皆於外翼具之此固出於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於今以一一為之辨正也惟是書久不傳故晉江黃俞邵徵君撰明藝文志稿注曰不知撰入秀水朱竹垞檢討經義攷亦不詳篇目兩公書目之學幾幾宋之晁公武陳振孫尚有疏畧而足下竟疑此書非草廬所作則益誤矣其實此書或尚有在天壤閒者固未可知今因下問所及詳述其槩以補前人之闕焉草廬衍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爲孔子卒日杜元凱推長
歷謂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
必有誤後儒因曰己當作乙來教謂史記孔叢子與左
氏既不謀而合豈有皆誤之理況長歷又安足據此先
生自得之說也而先儒已有及之者吳程謂據大衍歷
己丑乃夏正二月十一日杜氏謂無己丑長歷誤也正
可以爲來教左袒之助而愚猶以爲不然哀公十四年
五月庚申朔此左氏所書者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置
一閏共得二十五月由庚申朔推之四月當戊申朔十
八日爲乙丑不可混也元凱長歷不足憑春秋不可據

乎以大衍歷排長歷者其說莫備於宋程公說於春秋
二百四十年置閏較長歷皆後一年以故杜謂是五月
十二程謂是四月十一然而大衍亦未盡足據也若宋
景濂孔子生卒攷謂是年四月壬申朔惟十八日爲乙
己無己丑則非惟全不解歷法直是委巷中人夢語若
四月爲壬申朔則十八日正己丑乙丑乃五月二十四
日尚有何誤此真所謂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者又
何足爲元凱一行爭長短也景濂辨孔子生卒生從公
穀卒從左氏自以爲不易之論且力宗胡蔡不改月之
指黃梨洲毛西河駁之不遺餘力獨於此條未有及者

魚尾集外錄 卷四十一
三
故某於答來教中附辨之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古本大學之奏出無不駭者此其說未可以口舌爭也然奏中亦有一言之失關係不小執事謂明人崇朱子之學不無因同鄉同姓之故此在蕭山毛氏固曾言之然其實最無據朱子之學大表章於理宗之世其時真西山魏華甫乃大宗也南北尚未混一而越江漢亦以其說行於中原則可謂不介而孚矣故南宗自真魏之後有金華四子而益盛北宗則有許仲平迨元人混一中原仲平入爲祭酒而普天無異學有如草廬之稍參

會於陸氏卽不能稍行其說則不自明始也豈惟不自明始抑亦明太祖之初政嘗欲變之而不能太祖之頒經許諸生皆得用注疏至其於宋人之書周易則兼用程朱二家尚書則兼用蔡鄒夏三家春秋則兼用胡張二家未嘗墨守一說也乃轉盼開成祖修大全而盡出於專門則何故耶當時之儒臣皆憚諸說之繁而不欲改元人之舊故雖館閣之人如林而實則委之毘陵徵士陳伯載以一人任諸經之事伯載名濟布衣伯載於是爲簡易之法易書以董氏詩以劉氏春秋以汪氏禮以陳氏四書以倪氏稍爲刪潤而書成矣當時歲糜廩祿月費

俸錢而其實竊鈔舊本以成之罔上行私莫或糾舉其
邊問漢唐以來之源流乎故易之程氏僅得存而尚書
之鄒氏夏氏春秋之張氏亦無有過而問者矣宣德中
餘姚朱應吉司教章邱疏言大全之去取不當下其議
於禮部許令天下學校兼采諸說一斷以理而不過託
之空言弘治中吾鄉楊尚書守陞在闈中得一用程傳
者已不勝其喜然則明人之專已守陋而出於一師之
學此臣下自爲之而於在上之人無預也蓋元太學之
尊朱其意將以整齊學術使不墮於支離汗漫之習而
明大全之尊朱則以其無事於學術而適以便其狹隘

僻陋之私此所謂相背而馳者也倘以是爲明祖之意
則不聞其拔援建安一支以歸玉牒也此其最曉然者
矣總之朝廷之修官書足以爲害不足以爲益魏崔浩
注羣經勒石國中而先儒之說幾廢幸其被毀而止唐
修正義而百家之師傳折而歸一宋之三經亦幸其行
之不久蓋天下之足以廢棄一切者莫有若官書也執
事之書將以紹絕學者也一言之失愚不敢默而已敬
以貢誠於函丈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

庸傳二卷又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又中庸義五卷
宋史仁宗曾以御書大學賜新進士王堯臣等近儒多
據此數條以爲舊有專本之證但僕以爲不足辨者古
人著書原多以十二篇單行尚書或祇用禹貢洪範儀
禮或祇用喪服大戴禮或祇用夏時卽禮記之四十九
篇或以曲禮或以檀弓或以樂記固未嘗不以專本也
卽以有宋言之大學中庸廣義一卷早見司馬溫公所
著范文正公嘗勸橫渠讀中庸是能知兩書爲聖賢微
言者原不止兩程子顧其表章不遺餘力而使與論孟
並行則必歸兩程子不容有異詞至若諸經當兩漢時

原未嘗有大經中經小經之目新唐書選舉志始稱以
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
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爲小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
學官附於小經而已時孟子尚在諸子部中也宋始以
孟子稱經詔孫奭撰疏而元祐時改以詩禮記周禮春
秋左氏傳爲大經易尚書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儀
禮爲中經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小經其後又增加大
戴禮爲十四經皆班班可攷者近世西河毛氏所著大
學證文謂漢唐時業有以大學中庸并論孟爲小經者
則僕不知其出何書西河喜罵前輩其四書改錯中駁

集注自造故實不遺餘力乃已忽尤而效之是真藐天下學者無有能讀唐宋二史者耶恐入其室而操其戈徒令有目者之蹶然於旁也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前日於葦浦座上得見足下因讀所著山河兩戒攷本諸經之星野參以列史之方輿芋區瓜疇了然在目爲之動容近日讀書人東塗西抹伎倆窮老盡氣不過稍駕帖括而上之至於詞章之學而止及見足下所著以爲不知人世閒尚有此等書卷也其中有一事失於攷索者世所傳東坡春秋指掌圖其爲贗本不必復問但

古人原有以爲東坡作者足下以爲胡身之之譌恐未然也朱子語錄已言其僞是先於身之矣足下因其中載大觀年間都邑又有或問於蒙之語遂定以爲侯文穆則誤之甚者古人之稱蒙猶愚也豈必自道其名之謂哉愚攷宋史藝文志有李瑾春秋指掌圖十卷又張傑春秋指掌圖二卷此皆唐人之書而李氏則分門鈔取釋例正義并及劉炫陸淳之書張氏亦以類纂在今日恐皆不存陳直齋書目則有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多不著其姓氏按安禮乃山谷弟子然今所指爲東坡書者

固不止地里而稅氏所作亦非春秋之封域況元符又在
在大觀之前至於崇文書目中興館閣書目總未嘗及
是書而合之文穆本傳及東都事畧諸種竝不言其有
所述作是可以決然知非侯氏之書也夫古今文獻之
失所證者闕之可也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有不免於後
世之抨彈者居常與堇浦言注書如師古可以爲百世
圭臬卽如臣瓚姓氏其說不一惟以爲傳姓近之蓋傳
嘗受詔校中祕書穆天子傳而今注中所引多出汲冢
中語然師古尚疑之而不敢質也斯可謂慎之至者矣
以足下用功之勤與夫書之卓然可傳也偶然遺誤之
處將啓讀者之疑故敢爲足下言之以當負暄之愚足
下其是正之

答鄭筠谷官贊論朱氏經義攷帖子

前述長洲何氏之言謂王文憲詩可言竝非箋詩之書
而經義攷誤采入之愚攷是書本文憲之詩話故方虛
谷曰予所采詩話十家始於茗溪終於魯齋然則非經
解明矣然此乃宋藝文志之譌而竹垞未及是正者竹
垞是書凡先儒殘篇廢本皆援而列之以求備至如張
霸尚書百兩篇乃漢時古今文聚訟一大案石梁王氏
禮記批本見於陳氏集說引用書目而皆失載焉并陳

用之之樂書俱遺之又如易稽覽圖中有中孚記乃緯也而列之經楊慈湖詩傳具在乃以為未成之本曹放齋之孫泰宇著易解乃混列為放齋所作其餘一書而複出者不可枚舉所謂攷索既繁反不能無疏漏者也而其失之大者尚不在此其一則謬託於經而實不可以言經者皆未加別白也請以易言之自孟喜焦延壽京房而下所有妖占錯卦占事守林飛候混沌委化諸書其甚者有所謂明堂隨曲射匿大筮衍易鼠序卜黃八具之流降而至於管輅郭璞葛洪輩所著荒唐詆妄占驗之讖語射覆之廋詞皆出其中是在漢隋史志及

七畧七錄或入之著龜家或入之五行家原自劃然閒亦有分晰未清如古五子十八篇之流儒者尚嫌其編次之未當若唐志則尤嚴焉其餘尚書則有五行星歷日月變諸書詩則有歷神泉元談諸書禮則有明堂陰陽諸書凡若此者皆應置之附錄參於茲緯中候之間而不可與傳經之著同登於一卷乃竹垞反為合之誤矣彼其有見於參同契之不當錄惜其未觸類而通之一也一則圖學之去取未審也諸經莫不有圖古人所以左圖而右書然有以圖明經者有偶以經為圖者司馬昭之幽風宋璟之無逸雖有意於治道而無關於經學

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劉襄衛協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工師遊戲之筆耳是故唐志於楊嗣復諸人之毛詩草木蟲魚圖夏侯伏朗諸人之三禮圖王大力之琴聲律圖張傑之春秋國圖則收之經於李嗣真之禮圖上官儀諸人之投壺圖則收之雜藝術家竹垞槩而取焉則是馳譽丹青者皆得垂聲國胄矣得毋失之褻乎一則粗涉於經而原非解經者不必收也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課蒙童者所以便記習也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偶然之翰墨也易六十四卦歌易大象歌

則卜筮之歌訣也凡類此者其於經術無甚發揮雖弗錄可也若夫自有明以來大全降而爲講章蒙存淺達之書變秀才而爲學究實運會一大升降愚竊以爲尤當別爲一帙而不可濫廁於先儒之開者也舊嘗聞何氏於是書彈駁成編多所匡正惜今日不可得見而據所見以陳之執事雖然竹垞之用功固勤矣猶有此失可以見著書之難區區之言非敢以倚撫前輩爲事也

與施東萊論六經奧論中解溝洫帖

承諭六經奧論其所辨溝洫一條甚精是在唐應德已極稱之但僕以爲不足信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

有澮萬夫有川是周官遂人語康成解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蓋以鄉遂則用貢法惟計夫爲溝洫也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考工匠人語康成解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蓋以采地則用助法畫井爲區也攷之於經原無明文可據況就兩節之文言之則鄉遂之田溝澮如是之多采地之田溝洫如是之少似不應以地之遠近遽爾差池故朱子深疑之今輿論思爲調人以爲遂人舉其一端匠人舉其大槩成閒有洫謂一成有九洫以求合於千夫有澮之語同閒有澮謂一同有九澮以求合於萬夫有川之

語夫一成固九百夫謂有九洫是也其與千夫有澮誠可通也至若推而上之則一終萬夫已當九澮一同不止是也是仍有不盡符者輿論非漁仲作竹垞始言之僕別有跋不復重述

答萬九沙先生辨尚書象恭滔天帖子

明水昨以書札見商謂據竹書帝堯嘗使其工治水所以有滔天之語竹書晚晉所出不爲儒生所信況如所云不特於本文靜言庸違語意全不相蒙并與象恭不屬按孔安國傳滔漫也孔穎達曰漫者加陵之辭史記本紀亦作漫天古文滔通於滔漫通於慢故諸葛忠武

魚尾身夕終 卷四十一
日滔慢則不能研精合之孔傳所云傲狠孔疏所云侮
上陵下是滔天者慢天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浪
夏唐六臣采班昭注滔漫也可知舊解如此蓋貌莊而
心險實與僞言僞行交濟其惡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
正合是旨又史記罪狀其工言其淫僻亦與慢天相證
嘗見瑯琊漫鈔實有此說而未竟其委愚故攷之諸家
之說以疏明焉

與李元首論左江樵易義帖

同里左江樵舍人以古文名其佳處逼羅鄂州然未有
知其經學之醇者江樵平生不著書頗與林艾軒相似

曾見其易藝一冊乃其嗣子出以示予者其中名理繹
絡能貫穿前儒之書真可寶也如於小畜六四則曰本
義在卦詞旣以三陽爲剛正之君子一陰爲邪慝之小
人在爻詞反以三陽爲強暴之小人一陰爲柔嘉之君
子雖易不可爲典要固不可泥然智者觀其彖詞將何
如哉不知小畜之四實小人之畜君子者因其順而得
正故能不堅於畜而與諸陽合志是爲有孚蓋邪不勝
正故常有傷害恐懼之事剝以羣陰排一陽尚不免剝
廬之凶今以一陰止衆陽又安能遏其復道之勢倘使
終迷不悟是自貽伊戚耳幸其有孚則雖君子之恃以

無恐而實小人之善自爲謀血去惕出又何疑焉在上兩陽雖居異位而本與乾體合德志不在於畜者四能改圖則與之合志矣夫惟不堅於畜故謂之小畜也按此在程傳有之而未如江樵之暢其於屯二則曰六二之所以不字者以初之妄求耳妄求者一日不去二亦一日不字積之既久則窺覲者度不能屈亦必舍之而去十年不字其初九之變乎初變則內體爲坤而成比矣其何以取於十也坤之數終於十故數窮理極而終得合者於此象之夫當顯比之主比之自內得與剛中之德共襄三驅之治而昔之遭如於焉而通昔之班如

於焉而遂寧復有屯其膏者是實象也按此在沈氏易小傳亦及此然自江樵以前未有能述之者愚生平不喜帖括雖以前明大家文字多束高閣是日手江樵卷不置客因問曰是藁當必有異然其中自得之言猶多嗟乎安得此經術之文立爲標榜一洗時風衆勢之疲使之復知宋人經義家法則自茅黃葦之漸除將變學究爲秀才拭目可待今以東之足下足下爲我節鈔其中精語僕將附之說經之錄弗使前哲苦心孤詣汨沒於朽蠹中也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諸家取異象爲魚者原本之虞仲翔蓋異之一陰義取善入故以魚之潛伏者象之姤有兩包魚象四之無所包也以與巽一陰遠二之有所包也以與巽一陰近以至井鮒孚豚竝取是意惟剝之貫魚竝無異體否參指五變則外體成巽爲言是在沈守約易小傳吳草廬易纂言有之但五之貫魚所貫者四陰耳其以五變巽言者是祇就五言之而所以象四陰者尚未分曉則似尚未盡者惟洪景廬隨筆謂剝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自二至四互巽三陰生而爲否則自三至五互巽四陰生而

爲觀則上三爻又巽體惟至五變成剝而巽始爲艮羣魚皆爲所止故曰貫魚如魚駢頭而貫以象下四爻都從巽來也其取象之曲而中爲前人所未有但予謂前說亦未可廢者蓋剝之五陰以五爲魁倘使逞其剝廬之凶則說輻反目何所不至然而陽無終窮之運五變爲巽則小人之柔順者故反不與四陰爲伍而洗心革面帥其類以受制於陽此君子之所以得輿也易爲君子謀不益信乎向嘗與嶧陽言之嶧陽曰取象則信然已然而剝自觀來本由巽而變艮今日艮復爲巽又由剝而變觀殆所謂莊周爲蝴蝶蝴蝶爲莊周者得無過

於幻耶僕曰不然不聞諸晦翁乎苟以伏羲畫卦而論則六十四卦一時俱定何所謂變若自己成後言之則反復縱橫隨意辨之總無不可夫觀之進爲剝也是以十二辟卦次序言而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剝之反爲觀也是以每爻之變言而警小人以知所變也苟非然者五爲衆陰之長一陽孤危司馬公所謂如黃葉在秋風中拉朽摧枯玄黃之禍孰能禦之又安肯貫魚以宮人寵乎守約有言艮而爲巽順以止也剝而反觀觀而化也夫易也者原惟變所適者也至西河因此卦無異體牽強解事有兌澤有魚艮山無魚之說則大屬附會兌

澤有魚中孚所以取象艮山無魚剝五何所貫焉況兌爲澤而有魚象則坎爲水亦當有魚象耶是未嘗博攷諸家者西河解經多屬穿鑿而仲氏易爲尤甚不備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辱以西河序述石經原委見問謂其不知何據西河此節無一語不錯生平排擊朱子最稱擅長今卽以此書觀之則時代錯人錯地錯典故錯凡平日所以詆人者無不躬自蹈之欺世人之不學耶抑亦滅裂而未及致詳耶其曰東漢盧植上書請刊定經文會其時博士以甲乙科爭第高下用私文暗易古字因詔諸儒據經蔡

邕正定其文爲三體曰篆曰隸曰八分按盧植本傳則蔡邕等已校石經而植上疏求預其閒非因植之請而始校也若邕所書祇八分而范史誤云三體故隋志仍稱一字石經但卽從前之誤以爲三體者亦皆以古文篆隸當之蓋卽正始所書之本而未有如西河所云篆隸八分者其曰經文一從獻王后蒼高堂生馬融所傳及康成古本按熹平寫石經三禮但用禮記高堂生后蒼之儀禮不得預至康成之書尙未有立學官者安得稱古本乎其曰魏正始中鄆淳鍾會等又以蝌蚪古文新傳於世請去蔡邕所書之八分而易以古文則又

異矣鄆淳不能及正始之世洪盤洲攷之已備而胡身之述之西河并通鑑注亦不諦觀至於古文蝌蚪西漢已出人閒豈至正始始傳而欲去蔡邕所書八分者是誰之請豈非妄言之尤歟又曰唐貞觀閒勅祕書顏師古等攷定石經本將以李陽冰古篆勒之明堂而不果天寶閒刻九經又以李林甫所定多未遵行按陽冰欲以古篆寫經見唐文粹然陽冰正天寶閒人而師古等欲用其篆則一奇也貞觀亦未聞有攷定石經之勅而林甫所定止月令有改易開成石經尙遵行之豈西河俱未之見歟乃又曰開成石經宋元祐閒移西安名

陝碑夫唐都西安石經不在西安而在何所且韓建棄之劉鄩始用尹玉羽之請移置城中具有明文而西河皆不知蓋元祐中呂汲公始以是碑置之學宮西河遂以爲是時方至陝矣乃又曰後唐後蜀亦皆有石經則從未聞後唐之有石經者殆以長興板本當之耳蓋自熹平正始而後有裴頴之石經有崔浩之石經孟蜀而後有楊南仲之石經有高宗御書之石經西河皆未之聞而其所聞者則又任情妄道如此依類以推其所言之難信大畧蓋可覩矣西河知豐氏石經魯詩大學之僞是已而又信其言謂邯鄲淳賈逵鍾會虞松在正始中寫石經見魏志不特邯鄲淳並無正始中寫經之事卽賈逵以下三人本傳具在何嘗有此是仍不免爲豐氏所欺攷據之疏頗可笑也

答史雪汙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是歐陽公跋孔宙碑中語但東漢之所謂門生與經傳稱門人者不同竹垞誤據之因指論孟所云都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是顏子弟子子出門人問是曾子弟子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是子路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是子夏弟子門人治任將歸是子貢

弟子因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參之各經傳作弟子攷一卷以七十子之徒作門人攷一卷謬之甚已愚請以見於諸書者折之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先反兩甚門人後是時孔子甫十七歲秦商顏路諸公俱在髫年卽以爲有弟子橫渠已以爲不可信安得有受業於弟子者又孔子說驂於舊館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是時顏淵伯牛宰我季路相繼凋喪故有此語若樂正子春公明高段干木之輩先夫子而死者其誰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觀子貢之言明謂孔子以猶子之喪處門人門人以猶父之喪報孔子顏

淵季路寧非受業於孔子者又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門人後世以孔叢子中明有思孟問答駁之如竹垞言是孟子之師受業於子思之弟子非但不及受業子思并不及受業子思弟子又家語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竹垞謂回本弟子之子分同門人今以賢列於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是因升一弟子之子而弟子之徒遂以日親恐非聖言之旨况夫門生之目實始東京如後漢書賈景伯傳顯宗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康成傳門生相與讓所答諸弟子問作鄭志其餘列傳亦多以弟子門生兩出是誠如歐

陽子所言但其時之呼門人者仍是弟子如鄭康成傳
康成師事馬融學畢辭歸融喟然與門人有吾道東矣
之歎世說新語服虔將注春秋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
匿姓名為烈門人質作食是也至於東漢而降門生不
盡以授受言如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
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
悉以後車載之是門生之供燕昵者後漢書鄧壽傳大
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常使門生齎書詣壽
有所請託是門生之供使令者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
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是門

生之供駟從者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門舊姓門附

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是門生之供爪

牙者詳日知錄是以或與僮僕並稱顏氏家訓或與家奴對舉通鑑

注固與門人大有不同者予觀竹垞所指論孟都是影

響惟子夏一條為是但正唯門人即弟子故得以門人

屬子夏言之不然則子夏之弟子祇應稱孔子之門人

不得稱子夏之門人也若子夏之門人當受業子夏之

弟子不得謂子夏之弟子也焉得起竹垞而質之家語

弟子解有懸直前世疑其與鄭單譎如薛邦鄭國之比

遂為祀典所遺竹垞因廣韻注中稱門人因降之七十

子之弟子他如公休哀公所哀竝見廣韻注者竹垞皆因門人而列之再傳則小司馬注史記有曰孟子門人萬章是豈亦再傳之列耶以竹垞之精密顧尚有失攷如此種者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畧如唐書玄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攷索新唐書於憲宗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有曩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商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慙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皞

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皞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聞元和之弑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僚問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弑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皞旬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等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

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相兵者宜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於天下以釋王皞之疑可也今旣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間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因鄭后之故遂逞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日事情最爲揣摩得當觀於大中之時旣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

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皞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為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己於中者乎當王皞之初言也周墀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為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為商臣則子未有不為潘崇諱者斯言并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為郭后既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宮左右乘此作污蠱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卹宣宗志在討賊以為是眞與乎弑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

然不攷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貿貿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弑逆大惡豈可妄以加入者未知足下以為是否玄宗之死愚舊嘗於友人問目中及之矣并附上以請益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東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攷即前此者舛漏已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嚴舉所謂鑄鐵成錯莫能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嘗取萬處士斯同所改唐史諸王世表畧為審定如道孝王元慶之下唐表

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微誘次嗣王宗正卿鍊次

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鍊於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

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貞元十九年以嗣

道王實爲京兆尹則德宗朝以時代言似亦尚可相接

然草堂贈李義詩困學紀聞以義爲微之子而杜詩博

議辨之謂微以景雲中卒去大歷五十餘年使義卽微

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目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

鍊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鍊可也但義已及見草堂而

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實弟而實亦恐非鍊子也博議

但得其一而未及唐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

附注諸本表之下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東

胡梅礪釋通鑑其於地理可謂精核而馮叟南耕不盡
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注之難也昨
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伊涼之地而弟所著岐國方鎮
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礪注中耶通鑑乾寧二年河東
勤王兵旣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以
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梅礪云河西謂涼瓜沙肅
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爲河西舊矣然茂貞之封域不得
至此茂貞前後所并吞共有十鎮之地初鎮鳳翔已而

兼有秦隴景福元年所稱秦帥李茂莊者也卽天雄軍

已而克興鳳二州卽感義軍又取洋州卽武定軍又取

興元卽山南東道皆在景福元年其時諸楊尚有龍劍

一軍領龍劍利闖四州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守忠龍劍楊守貞感

義滿是茂貞乾寧以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

州卽靜難軍光化二年又取涇州卽彰義軍邠州自王行瑜平後

歸於朝廷以蘓文建領使節是年文建鎮利州而茂貞以子繼微代之按利州亦茂貞地則文建已歸岐矣涇

州張氏世據茂貞遂張球而有又取鄜州卽保大軍又

之通鑑載不詳但見攷異中取延州卽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尚有節使思敬思諫其後皆歸茂貞史失

其年大畧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閒又嘗據

在光化時

有同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沙肅則中爲靈夏所斷靈

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

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并

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磡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

西者安在曰是卽指鄜延而言蓋亦渡河而西也敬璋

本爲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鎮鄜州皆岐國所指之

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尚未有鄜延溫公

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磡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旣多

不能無失聞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

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

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列於河東六鎮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始末俱無所見爲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鎮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

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置天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惠二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回鶻列傳武宗卽位盭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卽方鎮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鎮之可攷者也初唐人

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南以降突厥曰魯州曰麗州曰含州曰塞州曰伊州曰契州以接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并爲宥州續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蓋靈鹽夏皆有籍於天德如此晉人起於忻代之閒世有事於天德沙陀列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德及國昌爲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節振武然則天德罷節而後殆卽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入於吐渾沙陀列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得其貲械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蓋

已先居天德旣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亦當出振武徙隸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於晉蓋在是時其復建節雖舊史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未有天德吐谷渾時足爲雁門害蓋忻代之有籍於天德如此若天德之陷於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畧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

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沒於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卽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於薛志勤康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偃於宋史有傳故知爲河南洛陽人瑤雖陷北然其子延浩尚莊宗女義寧公主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偃以父死事補殿直偃又尚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偃之女卽宋藝祖孝章皇后蓋五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趙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於尚書或僕射而止宋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爲兼者聊爲牽連記之以奉復云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啓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錢尚書曾萃諸書攷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
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
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
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
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番時年祇十八
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
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
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
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
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

湖山類稿瀛國公
爲僧號木波講師

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

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
且孤畱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
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
所居得母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
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
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
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

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

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何

新往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
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斯時合尊之

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

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

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

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

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

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

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

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

阿刺忒納答刺為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太子乳母

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駙召翰林

學士承旨阿憐貼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

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誥中外余應詩

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

后及燕帖木兒曰昔者是忽義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悔

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

召妥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是

忽義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

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冕忽父事已實造謀恐妥懼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妥懼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妥懼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懼帖木兒太子

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竝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畱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燕帖木兒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

媼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
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
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
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
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
兩馬閒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為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
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
詔橐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脫脫亦為之
言得釋然兩自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
帝生母邁來迪為真裕雲徽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

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何喬新注壬癸水丙丁火元水

北遁廂於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
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
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至今兒孫去沙磧吁嗟趙氏

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
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閒印合之奇又有不

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即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
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即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

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
五更而不知更之為庚也歷真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

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

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竝見箇中今古錄及甘露園短書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瑋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常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

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

謙益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嬴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交聘表中其於使事但書其人而已若以三朝北盟會編諸書畧取其節目之有關係者補入之則旁行之譜較不寂莫當日班荆燕賓之館簿錄不少今脫落十九良可惜也茲偶翻石湖詩集又得一可疑者石湖輓太上皇帝詩有曰寇降千猊獠胡拜兩單于元注遺詔之下淮北父老涕泣曰太上皇眞主也實受北人兩朝之拜謂亶亮二酋皆嘗在聘使中是在交聘表中不載或

尚有說乃宋史本紀亦無之愚初以石湖身事兩朝又嘗奉使命而北其言應有據依豈知其皆荒唐之語也攷北使至南大率降人如施宜生王全之輩雖卿輔重臣亦未有以使遠出者至以宗室行則尤不槩見況熙宗本太祖冢孫早居儲副之地固斷無奉使之理而宋史自高宗卽位累使如金未嘗報聘紹興三年冬粘沒喝始遣李永壽王翊來欲畫江以益劉豫次年卽有南牧之師又一年而世宗殂熙宗繼統則亶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海陵在熙宗之世已爲三省尊寵長官迨其篡位之後讀柳屯田望江湖詩遂慕臨安繁盛始密遣

畫工隨使臣來俾寫西湖山水爲屏置之座右圖已像於其上題有立馬吳山之句則亮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蓋嘗攷之金史惟海陵之弟亮嘗於熙宗末年以左宣徽使至宋其事不見於交聘表而見於其傳是故大定以前金之宗室曾至宋者一人而已夫以漫然無影響之事而與人傳之詩老筆之可謂誣矣嗟乎稽首稱藩以微朽木燈檠之觀開闢以來未聞若是之辱而臣子於身後乃加以烏有之榮是又誓心天地之士所爲扼腕長吁而君子以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昔遺山之輯詩也亦以庀史足下方蒐軼事備參核如石湖詩亦攷異之所不遺也謹書此東之座右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宇文虛中在宋金二史俱有傳然金史但言其恃才傲物嘗國人爲獷魯於是諸貴要積不能平誣其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以爲反具虛中引高士談爲證有司并殺士談是虛中原未嘗反也然則臨安何以爲之贈卹宋史則言旣爲國師因得知東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之金人不覺秦檜聞而惡之遣其家屬往北已而虛中被誣百口同日焚死是特微言虛中之不忘故國而究不詳其所以死及讀周益公

平園集言虛中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雋於地下又言蘓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得歸虛中真有此書而不得遂頗疑其於二史無徵乃博攷建炎雜記三朝北盟會編金國南遷錄及北窗炙輶諸書則虛中欲以皇統六年熙宗郊祀之日結死士挾淵聖以歸時金人方德秦檜誓書中有不輕易宰相之語而檜亦發虛中事以報之虛中知事洩即以所部先發不克遂死即中州集所云謀以兵仗南奔者也李大諒征蒙記言虛中連結內外官守七十餘員為萬戶司寇惟可所告然則虛中雖失身異域而報

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愚讀虛中初見畱時所作長句三首情詞悲壯悽惻蓋三致意於西河之館北海之羊而極之以裂背穿胸要之以一死其後金人遣之南歸虛中以奉命祈請而來二帝不還虛中不可獨返遂翻然有聖德神功碑之作虛中之才固自謂其足以辦完顏君臣於股掌也及金人為請家屬則虛中密令王倫奏請弗發而秦檜使私人程邁促發之虛中子師援力乞畱不得是其父子之情亦可原矣前此呂頤浩之請督師亦以虛中密奏也

迫陰謀不發於和龍而蠟丸反告於江左虞淵之日終
沈不返一門并命雖復賜廟易名命官賜姓欲以遙慰
孤魂其亦何益之有雖然吾嘗三復虛中之事亦非盡
奸臣之過也史言章太后之歸也淵聖臥車前泣曰歸
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既
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復述淵聖車前之語蓋自苗
劉之亂軍士妄以淵聖爲言高宗始恐淵聖之歸或有
搖動人心之患故王敬所以爲秦氏但以淵聖脅高宗
而和議定非過論也虛中死又越六年始遣巫伋請之
海陵亦云不知歸時作何頓放伋遂唯唯而退不復再

請是淵聖之終於北高宗志也彼一德格天者其亦逆
探吾君之隱而有所恃而爲之又藉此以固北方之寵
使無復梗和議以爲吾患者然則虛中區區之忱雖謂
之不知幾焉可也史又言金人旣廢劉豫將立淵聖於
南京會以和成而止而鄂武穆王嘗奏稱金人將遣淵
聖小皇子來統河南之地當時中原之民延頸以望故
國金人豈不知之而肯挈其地以然旣死之灰者蓋故
爲是言以脅臨安使之急於和耳古之君子不置身不
測之地以覲非望之功以虛中之苦衷而生爲洪皓朱
弁所鄙死與王倫同傳一擲不中瓦裂而無以自白可

魚尾書外錄 卷四十三
爲流涕士談乃武烈之裔亦虛中同謀也宋金二史荒
陋已甚如虛中之被卹在紹興末出於太學生程宏圖
之疏史亦無之足下能爲一洗其沈屈則舊史之功臣
矣虛中子師接任宋官顯謨閣待制而朱子謂其入金
嘗帥河南故虛中欲倚以成事此於他書無可證伏希
并留意攷之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

第三帖子
已入內集

于侍郎齊乘其中多不可信者所言濟南府雒山有劉
豫墓中生蝎子足下欲引入豫傳作注是妄語也僕前
過雒山時亦嘗訪神鱸之故址以求白龍之遺鬣或稍

補曹王別集之舊聞使得與梟鳴龍嘯諸事相爲疏證
而茫然莫得意謂陵谷變遷故不可問及取劉氏事跡
與楊堯弼所作豫傳皆無此語乃以史諦攷之始覺其
誣方宋之以豫守濟南也是時山東羣盜起豫欲易
江南一郡政府持之不與忿忿而去其冬遂殺守將關
勝降於撻懶蓋建炎之二年也金人移豫知東平盡統
河南陝西之地而畱其子麟守濟南踰二年金始冊豫
爲帝定都大名尋以東平爲東京徙之而升濟南爲興
平軍麟以節使兼判府則天會之八年豫旣建元阜昌
都汴麟亦入相罷節豫以其弟復知府事踰年失國徙

臨濟麟復出鎮興平改上京路轉運使是則劉氏父子兄弟居齊之始末也然則麟嘗再蒞濟南首尾歷有年所而豫之在官數月而已安得有墓在離山也其徙臨濟以後即欲歸骨阜城恐亦不可得况遠至歷下乎且豫以不愛濟南故降金寧復有賞於離山之秋色而視為桐鄉也倘謂是麟之墓而訛為豫則麟之卒官亦在上京總之於離山非菟裘也蠢茲蛙聲豈能附蠆尾以延其毒乎殆亦因野人田父所傳而筆諸簡者齊州山明水秀之區蓮湖十里曾為松壽所污寧堪使離山之靈并受此殺癩之屈也聊書之以供一笑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昨讀所注河渠志引齊乘以大清河為古濟水小清河為劉豫所導此在近人皆沿其說然嘗聞之閩徵君百詩則非也以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攷之濟水最南潔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也大清河所經惟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為古濟水道而自歷城東北行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潔水所行也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行也蓋唐宋時大河行潔川其後大清河兼行河潔而小清則斷為濟水

故道齊乘之言蓋攷之不審也今一統志以大清河之上流爲古濟水是已而謂小清河卽古灤水此似不安於齊乘之失而小變之然亦非也自漢至唐祇稱濟水杜氏通典始有清河之名南渡後始分大小清河而灤水之名與濟水竝見於左傳今小清河之道屬濟水故道非灤水也

蔣本無今小清河以下三句註云以下闕

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稿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

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尚登諸冊愍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卽未必僞要其書之攙改失真可知漢以七畧爲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間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

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尚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畧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間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畧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尚書言內府尚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曾裔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閩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閒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

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尚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贖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酉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補逸事爲尚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卽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

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邵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舛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侔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卽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畧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

之謬以歎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邱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珣之乞休可以見

當時職官給券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僅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嘉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畧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臺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

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師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僞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愨奇嚴助之駁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乎其可矣

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鎮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為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為歷代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為中國重甚矣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跡雖有列傳可攷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為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既附漠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值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

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間舉足左右中原倚
爲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爲六朝之累
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旣滅也
開元之末吐蕃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
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爲國患鳳翔涇
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爲中土憂
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爲職方所有而卒之構兵以釀龐
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
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勢錯之中求其要
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

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
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
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
者也滇粵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
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畧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
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
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
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
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旣得而復棄者朶顏之三衛
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

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鄙以下無譏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不惜夫

移明史館帖子四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黎犴狝獠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爲都聚蓋亦四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

山越爲梗孫吳爲之旰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蓋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蓋取文武相維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勤樞輔戍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撾朝貢竟絕播州水西僅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

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攜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勦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稿本。亦有始末簡畧。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全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顛末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

國朝修明史。黃徵君黎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并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

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
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
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
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
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
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閒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
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
一死一生遂岐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
之報國原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
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

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
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閒可以深悲其遇斯真善言淵明
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尚
有慙德也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
憂讒畏譏嗾嗾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
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
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
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蓋以宋景文之有學尚泥舊例
如此夫譙玄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
以爲準也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

伍儼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真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避之因念

與朝應運毫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泯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聞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邵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尚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使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

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中唐六臣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哀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誚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尚有多人史彙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遜荒則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

道士以勿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壙銘以待盡鐵厓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備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剩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啓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謫劣不爲著述家所

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

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

國朝大吏首列佟督養甲以為死事不知所據者何書

養甲乃降明而死雖其出於迫脅非本心然大節已塗

地列之死事得無有媿當大兵之下嶺也養甲以重

臣視師而使降將李成棟先驅摧鋒拓地皆出成棟養

甲拱手受成而已及奏功而養甲為制府成棟仍以總

兵加都督戎服入見始用公禮成棟快快故所取印信

不下五十而獨匿總制印不以與養甲其時廣東尚未

靖殘明舊臣四起陳閣部子壯張尚書家玉陳給事邦

彥以及霍師連韓如璜之徒更進迭退成棟猶為養甲

盡力而所望殊遷終不得乃密與布政使袁彭年謀反

會贛州以被圍告急養甲令成棟援之撥餉八萬彭年

故言額匱遷延不發成棟招花山羣盜大至廣州郭門

晝閉成棟給養甲曰贛州且暮亡而吾土寇深如此五

嶺其可保耶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徐治軍

為勦寇計養甲故庸人兵柄皆掌於成棟雖心知不可

然無如之何而羣盜受指縱火焚野呼聲震天地養甲

不得已出示安民但書甲子榜既下成棟宣言曰制府

降矣卽用所藏總制印奉永歷朔上表南寧養甲倉皇
遜位南寧加成棟大將軍惠國公養甲兵部尚書襄平
伯以百官遷肇慶養甲亦遂受職此其降之顛末也先
是陳閣部子壯之死養甲寸磔之投其骨於四郊論者
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
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番
禺侯諡文忠卽遣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欲死遺臣又
時時辱之乃密遣人北行通表欲自歸爲遷者所得遺
祭興陵卽桂端王墓也成棟之子元胤以兵禽之江中
磔之此其不自安於降而死之顛末也夫以封疆大臣

智不足以燭奸才不足以應變節又不足以臨危覲顏
而受襄平之封以至首鼠不終而死則何益矣以愚平
日所聞如此謹質之局中諸公如其不妄伏望芟薙

